

红楼续书选

紅樓夢補

春风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补

归锄子 撰

韩锡铎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5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frac{3}{4}$ 插页：2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300

责任编辑：杨爱群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029-X/I·27

统一书号：10158·1123 定价：3.95 元

本社出版说明

《红楼梦补》系《红楼梦》续书之一，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此书校点依嘉庆刻本为底本。半叶八行，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校点时参考了光绪二十五年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在《红楼梦》的诸续书中，归锄子的续作是较好的一种。

书中明显错字径改。有些字与《红楼梦》异，一律依《红楼梦》改。如栊翠庵的栊，底本作拢；蘅芜院的院，底本作苑；入画（惜春侍女）的入字，底本作拾；“好风凭借力”的凭，底本作频等，不一一出校记。

编 者

一九八七年

红楼梦补序

稗官者流卮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莫如《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窃谓无能重儻者。不图归锄子复有此洋洋洒洒四十八回之作也。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元本，止于八十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谁何伧父续成者也。原书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郁抑而亡，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不知伧父何故强为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真别有肺肠，令人见之欲呕。归锄子乃从新旧接续之处，截断横流，独出机杼，结撰此书，以快读者之心，以悦读者之目。余因之而重有感矣。夫前书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荣府群艳以王夫人为之主，乃王夫人意中则以宝钗为淑女，而袭人为良婢也。然宝钗有先奸后娶之讥，袭人首导宝玉以淫，是淑女不淑，而良者不良；譬诸人主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与宝玉有私，而晴雯以妖媚惑主。乃黛玉临终有“我身干净”之言，晴雯临终有“悔不当初”之语。是私固无私，惑亦未惑；譬诸人臣所谓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也。归锄子有感于此，故为之雪其冤而补其缺，务令黛玉正位中宫，而晴雯左右辅弼，以一吐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斯其炼石补天之妙手也。其他如香菱，如鸳鸯，如玉钏，如小红，如万儿，如龄官，一切实命不犹之人，慈悲普度，俾世间更无一怨旷之嗟。此元人所云“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即圣贤所云“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者也。前书事事缺陷，此书事事圆满，快心悦目，孰有过于此乎！ 犀脊山樵序

红楼梦补序

月如无恨，月自常圆；天若有情，天应终老。试看山中白骨，一梦如斯，无非镜里红颜，三生莫问。如《石头记传奇》演《红楼梦》之歌曲，即色皆空，惊黑海之波涛，回头是岸。绛珠还泪，谁怜泪眼之枯；顽石多情，终负情天之债。忆雯、鹃而饮恨，涕蜡流干；代宝、黛以衔悲，唾壶击碎。然而王嫱归汉，不埋塞外之香；荀粲齐眉，尚剩奁间之粉。借生花之管，何妨旧事翻新；架嘘气之楼，许起陈人话旧。此后，续两书所以复作也。但如宾岂有并尊，抑后来更难居上。屈我潇湘之位，尚费推敲；让人金玉之缘，终留缺陷。且也太君已逝，未观合卺以承欢；伯姊云亡，莫试如簧之故智。吁其甚矣，憾如之何于焉。技痒续貂，情殷附骥。翻灵河之案，须教玉去金束；雪孽海之冤，直欲黛先钗后。宜家宜室，奉寿考于百年。使诈使贪，转炎凉于一瞬。大观园内，多开如意之花；荣国府中，咸享太平之福。与其另营结构，何如曲就剪裁。操独运之斧斤，移花接木；填尽头之邱壑，转路回峰。换他结局收场，笑当破涕；芟尽伤心恨事，创亦仍因云尔。

时嘉庆己卯重阳前之日归锄子序于三晋定羌幕斋。

叙 略

一传奇之续，无不自卷终后再开生面，未有将前书截弃者。

然续传明翻前事，亦尽属于虚乌有之谈，则与其勉强凑和，毋宁直截了当，似不妨补以剪裁之法。阅者幸勿哂其荒谬。

一此书写黛玉回生，直接前书九十七回，自黛玉离魂之后写起。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处处照应，以后则各写各事，如贾母、王熙凤、鸳鸯、赵姨娘诸人书中照常列叙。

一院宇房屋及大观园台榭山坡汀桥路径，逐一跟照前书叙述，并无舛错。

一此书写荣国府亲族门客仆婢等，皆系前书所有之人。故黛玉之婢无氏，叔与弟无名，以名似有若无，不添蛇足。

一前书写屋宇之轩昂，陈设之富有，服饰之华丽，器具之美备，肴馔之精工，以及下人伺候之规矩，整肃铺张，笔墨已尽致极妍，此书不过约略其词，不事重复，以避数见不鲜。

一此书首回写警幻仙议补离恨天，则前书未了情缘，自必一一补之。而宝玉又推己及人，如小红、万儿、龄官诸人俾得各如所愿至死，于前书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钏、尤三姐、司棋等人，不能尽令回生，只可礼忏超度，以酬死者，归结前书而已。

一林黛玉系书中之主，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钗册，全为黛玉起见，自必筹及所以位置之处，使扬眉吐气，一雪前书中之愤恨。惟专顾主而不顾宾，终留缺陷，非补之之意也，故十二钗册既改，而宝钗不死不足以快人心，宝钗死而不生亦不足

以快人心。

一晴雯系死于前书七十七回中，尸腐已久，若写作与黛玉先后
回生，或亦如宝钗之借体，未免印板文字，故书中有补叙一
段。

目 录

第 一 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1
第 二 回	识病源瞒生施巧计 接家音证往悟冰心	13
第 三 回	赠多珍反劝有情婢 占神数预定再来人	23
第 四 回	会芳园釀饮饯长行 赋阳关联吟抒别绪	32
第 五 回	撰祭文痴情人悼亡 念亲情老太君痛别	41
第 六 回	怡红子感黛泣残春 滴翠亭诉鹃传密信	52
第 七 回	巫峡残云对姊唤妹 芸房幻梦兆吉疑凶	64
第 八 回	棘院寻郎惊心冤孽 画堂演剧指证仙圆	74
第 九 回	践戏言新贵入荒山 试凡心夙愿还宝玉	86
第 十 回	叩仙坛乩盘藏隐语 遁禅门蠹婢露真言	98

第十一回	痛郎削发泼药轻生 忆主伤心拥衾叙话	107
第十二回	毁金锁遗言嘱贤女 呼宝玉切齿类颦卿	116
第十三回	太虚境遣邀薛蘅芜 紫檀堡补叙烈晴雯	126
第十四回	花袭人出府丧节守 蒋玉函感旧退婚姻	136
第十五回	酆都府冤魂缠熙凤 大观园冷院感晴雯	145
第十六回	夜守空房老妪疑怪 心无宿愤方物将情	155
第十七回	宝玉还家混淆真假 惜春题画点破机关	165
第十八回	下广陵熙凤愿为媒 过栖霞焙茗欣遇主	175
第十九回	当金锁巧合证良缘 梦宝玉因疑生幻相	185
第二十回	痴绛珠感情洒旧泪 莽紫鹃认物发嗔言	194
第二十一回	赐联秦晋诏下南京 赏锡奇珍恩颁北阙	203
第二十二回	清虚观仙词留粉壁 幻影鉴亡配照黄昏	213
第二十三回	寻花公子属还旋珠 扫墓佳人痛心泪草	222

第二十四回	话乡情爱叨翡翠簪 诛盗首飞斩鸳鸯剑	233
第二十五回	金殿传胪荣膺旷典 香闺制锦集贺新婚	244
第二十六回	不忘旧莺姐欲捐躯 因忌才凤姑思退位	259
第二十七回	贮金屋娇婢会么弦 兴宝藏财星临福地	269
第二十八回	置产营财葛藟谊重 因金恤玉樛木恩深	281
第二十九回	诉往事窗外站痴人 辞侧室园中谈挚语	291
第三十回	领白镪陡成新富户 制霓裳重集旧伶人	300
第三十一回	讯芳踪香院惜闲花 还诗集絮词盘侍女	310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传家有道薄利轻财	321
第三十三回	话梦新闻敦伦迁善 葬花旧地聆曲怡情	330
第三十四回	义认螟蛉周旋往事 锦添富贵成就家童	339
第三十五回	庆蒲觞芳洲观竞渡 开寿筵舞榭发悲歌	349
第三十六回	慈娘妈三更梦爱女 呆公子一诺恕私情	359

第三十七回	送旧衣嗔查红绫袄 证回生录寄柳絮词	371
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袭婉语劝晴 设法制环正言索彩	382
第三十九回	恩偿夙愿追忆画蔷 缘了前生重谐卜凤	393
第四十回	庆团圆贾母赏中秋 博欢笑村妪陪戏宴	403
第四十一回	击鼓传花预征佳兆 推云净月立毁冶容	413
第四十二回	还原璧疑破金锁案 嘲颦卿戏编竹枝词	424
第四十三回	听捷音稻香村设席 洗繁华莲花落侑觞	435
第四十四回	辞水月伴居栊翠庵 照情天群瞻太虚像	445
第四十五回	硃砂痣甄母认娇儿 伏梁症袭人思旧院	457
第四十六回	开绮筵豪饮赛清歌 抱锦襕分房还故宠	470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礼忏为超生 登仙阁赏梅重结社	486
第四十八回	过除夕了结绛珠缘 撕改册惊醒红楼梦	510

第一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归锄子告于友曰：“《红楼梦》一书，写宝、黛二人之情，真是钻心呕血，绘影镂空。还泪之说，林黛玉承睫方干，已不知赚了普天下人之多少眼泪。阅者为作者所愚，一至于此。余欲再叙数十回，使死者生之，离者合之，以释所憾。”友曰：“已有《后红楼》、《续红楼》矣，不能扫弃陈言，独标新格。”归锄子曰：“《后》、《续》两书，各有所长。然宝、黛卒合，不从自己構思设想，濡墨蘸笔而来，于心终未释然。”

是年，馆塞北，其地环境皆山。一日，灯烛酒阑后，梦入一山，高峰之下，卧一大石，五色晶莹，明霞四照。见石上迸出两股泉水，点点滴滴，如洒泪一般。归锄子曰：“石兄，有何挂牵遗憾，在此垂泪？”那石头忽作人言，道：“此名大荒山无稽崖，峰为青埂峰。我便是女娲氏补天所遗，入世为通灵宝玉，因与绛河仙草有未了情缘，千百年抱恨未平，泪眼阅人。君非太上忘情者，盍为我一试炼石手？”归锄子曰：“一介凡夫，奚克此任。”此石曰：“我已赴不老情天，求女娲氏降太虚幻境，商结此案，但借足下管城子将《红楼梦》截去后二十回，补其缺陷，使天下后世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我无遗憾矣。”言毕，砉然有声，梦亦惊醒。窗外适坠一石，大如鸡卵，有彩色，甚异之。于是不避雷同。

且说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桥边，遇见傻大姐告以宝玉娶宝钗一事，顿时痛苦迷心，怔怔的去看了宝玉一会，回到潇湘馆，焚巾切齿，恨不欲生。挨到气绝的时候，一缕香魂离了躯壳。才出潇湘馆，见一侍嬛含笑迎上，道：“姑娘出来了，我来的正好，引姑娘回家去呢。”黛玉定睛一认，想了一想，道：

“你可不是金钏姐姐吗？”黛玉此时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里的仆人，投井死过的了，也不想家在那里，跟着金钏只顾向前行走。但闻耳畔风声，身轻如飘荡云雾之间。停了一会，风静神宁，抬头见一座牌坊，甚是高峻，前面宫殿巍峨，辉煌金碧，迥非凡间屋宇。便向金钏道：“你为什么哄我，说回家，引到这个地方来，别走错了路？”金钏笑道：“我没有走错路，姑娘自己忘了家了。”黛玉听说，定神细想，原有些象从前走过的所在。正在沉凝，已至牌坊底下，见上面横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旁柱上还有对联。正要看时，只听金钏说道：“姑娘，你瞧有人来迎你呢，快走几步罢。”说着，见两个宫妆女子已到面前，瞧着黛玉笑了一笑，并不搭话，只和金钏说道：“仙子吩咐，请到绛珠宫相见。”当下回身引路。金钏扶着黛玉随了这两个女子慢慢行走。但见瑶台西峙，碧水东流，玉宇迢遥，青城缥渺。又听得远远的鸾鸣鹤唳，心境顿清。一路观看，到了宫门，朱扉双掩。两个女子也不住步。绕过东首，又是一座宫院，虽不比那一座轩昂，也觉规模整肃。从正门进内，入了仪门，两旁古松老柏，瑶树琪花，上面六扇朱漆宫门，环衔金兽。右首侧门内又有两个宫女站立，见了黛玉进来，便回身去。不多时，只听得咿呀一声，宫门开处，有两对手执彩旌的引道，后面众侍女簇拥着一位仙子出来。黛玉举目细睁，似曾见惯一般，却不是园中相伴的姊妹。髻簪太真晨婴之冠，足履玄桔凤文之舄，汉仪镇服，玉佩垂裳，文彩飘扬，形容肃

穆，似欲下阶相迎。黛玉趋步拾级而上。那仙子笑向黛玉道：“绛珠别来未久，红尘桃柳已阅十有余度矣。”说着，携手同行，迤逦绕栏，曲折而前。进了月洞门，觉一股幽香 扑鼻吹来。比岩桂而尤芳，仿湘兰而更馥。靠南一座嵌空玲珑仙鹤蟠桃水磨花砖墙下，方方花台，四围白玉栏杆，中间不植杂卉，只有三尺余长一颗芝草，迎风摇曳，韵致嫣然。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手指那颗芝草道：“你的灵根夙本，倒替你培植得越发畅茂了。”叙话之间，款步上阶。侍女们拽起珠帘，进内施礼让坐。仙子道：“我到此间本应僭坐，但绛珠今日还算是客，不必谦让。”于是黛玉坐了客位。见室中雕饰精工，铺陈华丽，暖阁面前大红顾绣幔帐，两房金钩挂起，中设公座。心内踌躇未定，早有侍女献茶。黛玉接杯，见茶之颜色如秋露春云，精光四射，一沾唇便觉香沁肺腑。那仙子道：“此茶乃在放春山遣香洞外采蠲忿花与忘忧草上的露珠，按七返九还法炼成，异于千红一窟，正与你对症的。”黛玉未及答言，那仙子又道：“你的职司，我在此兼摄。原因女娲氏当初炼石补天，未将离恨天补完，留了一石，后来欲将所遗之石补上，再无神手可完女娲氏未竣之工。致此石化为神瑛，时在灵河岸上走动，随有你们这一段公案。牵连此间几个人入世，早就注定册上，铁案难移，若论你夙债已偿，我兼摄之职，本该就此交替。谁想你忘却本来，误入痴情司里，未免太苦了。况且你为酬报灌渺之恩，若如此撒手，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椿恨事，不是酬恩，竟是报怨了。前日女娲氏亦来商此案，我邀了三生石、离恨天诸位仙姬到来，再三参酌，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把金陵十二册抽改几页。绛珠此去，但请宽怀。你这几年来还他的眼泪，涓涓滴滴流到恨海，把那眼泪流充溢地，方填起宝来，适符金布祗园区数，每区可计万金。知照福德财神，遣差护持，

移运看守。将来一并交完使者。如此答报，可谓美满前程，再无遗恨，算与你筹画尽情的了。”黛玉听说，茫无头绪。一面警幻仙子又传了薄命司里的人来，指授黛玉算法。不多时，见金钏走近前来，回道：“是时候了，请绛珠仙子起身罢。”那仙子便道：“后会有期，绛珠请回，不便久留。”说着一齐站起，送至宫外，嘱金钏引回。一时仍依原路行走。金钏向黛玉道：“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并无依靠，只有妹妹玉钏儿，底下要姑娘照应。”话未完，霎时回到潇湘馆。

且说李宫裁和探春两个人，见黛玉气绝了，想起平日姊妹情分，又瞧这光景，大哭一场。随后雪雁也赶了回来，与李妈妈、小丫头们，哭的哭，嚷的嚷，乱了一回。挨到天明，探春同了侍书先自回去了。李纨在外间屋里唤了李妈妈出来，说道：

“你瞧紫鹃竟象要哭死的了，去劝劝他是正经。”李妈妈答道：“何曾没有劝他呢，他总不理，也没法儿。”李纨见小丫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在那里磕睡，又道：“他们熬了这一夜，是靠不住的。还得你留点子神，说不得辛苦，再熬上一半天，也算尽了你的心了。”李妈道：“何尝不是呢，我奶了姑娘一场，白落了个空。”说着，便抽抽咽咽的哭起来。李纨道：

“原是我的话不留神，倒伤了你的心了。你老人家别哭罢，里头也去瞧瞧，我要回去走一趟呢。”李纨正要出门，只听那边屋子里一个小丫头哭着叫：“紫鹃姐姐！”李纨回身转来，径到紫鹃屋里，见紫鹃已晕倒在炕。李妈也赶了过来，同小丫头们唤了他一会，渐渐苏醒。李纨吩咐了雪雁、春纤几句话，然后回到稻香村。

兰哥儿瞧着李纨道：“妈妈象夜儿没有睡觉呢。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为什么人家说是琏二婶子害死他呢？”李纨忙喝道：“胡说！是那里听了混帐老婆子的话，仔细太太听

见了捶你。”说着，便进里边，和衣躺着。贾兰一个人吃了饭，自去上学。

不多时，潇湘馆里一个小丫头急急忙忙赶来请李纨，说：“紫鹃姐姐也死了。”李纨只得起身，胡乱洗了洗脸，赶到潇湘馆。先进紫鹃屋里，只有春纤站在炕边垂泪，李纨走近炕沿，叫小丫头携过灯来一照，把手摸了摸，说：“手是冰冷的，气还没有绝。”正要和春纤讲话，见小丫头进来说：“林大娘请大奶奶呢。”李纨走来，林之孝家的回道：“就是这件东西八下里找个难，听说还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央了冯大爷去转了个湾子才让给咱们的，虽然多花了几两银子，东西再没有说的。太太同奶奶们，在老太太面上心里也过得去。现在外面漆了一糙，赶着把里子托出来，晚上就有了。”李纨道：“既是这么着，很好，这会儿还得去弄一个。”林之孝家的听了，怔怔的瞅着。李纨道：“大妈，你不知，紫鹃这丫头也保不住，象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儿走的了。”林家的道：“昨儿见他好好的，不是二奶奶要叫他，我还碰了他一个钉子，忽又怎么了？”李纨拭泪道：“他伤心林姑娘，晕了过去。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林家的道：“哭是哭不死人的。紫鹃果然是这样，早就该退送他出去，不过赏给他家里几两银子，是有旧例的，里头向来没有给丫头装裹买棺材的事。”正说着，探春走来，听见问起缘由，便向林家的道：“为了林姑娘的事，这里几个人都闹得心慌意乱的，谁还留心到紫鹃身上去。人已死了，难道把一个死人推了出去！说不得旧例新例，只可听大奶奶的吩咐。差不多的再买一口来，叫他亲人进来看一看，胡弄局儿收拾了他，往园子后门抬了出去就是了。你消停几天，那边去回一声也使得。”林家的听了探春这一番话，再不敢驳回，只得应了一声：“是。”

忽听得里间老婆子、小丫头们直声惊喊，春纤吓得脸上失色，跑到外边告诉道：“刚才见林姑娘的手动呢。”雪雁正在院子里晾手帕子，忙赶进来说：“别是姑娘活了？”李纨道：

“一个痴的，一个又成傻的了。当真你们留心，别有猫儿跳动。”众人你扯我推，都不敢上前。李妈道：“姑娘是我奶过的，怕什么。”说着，要过去瞧看。才走了两步，见黛玉的手又是一动，由不得喊声：“啊哟！”栽倒地上。探春便嚷着林之孝家的，引了众人上去。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惯的人，心上关切，便不害怕，搅前走近床边，细瞧黛玉口鼻间微有气息，脸上神色亦转了过来，便用手去胸前一摸，微觉温和，连忙过来叫大奶奶、三姑娘，道：“你们不信？当真姑娘已有了气，身上也温暖起来了。”李纨、探春忙进来瞧着，向雪雁道：

“有现成参汤快端来，给你姑娘灌下。”雪雁忙寻着前儿用剩的半盏，倒在银吊子里头，亲自拿到外边风炉上暖好，倾在茶杯里，端到黛玉身边，把杯子递给春纤，就向杯中舀了一小匙，灌在黛玉口内，尚未能全受。李纨站在旁边轻轻说道：“蠢丫头，你把姑娘略略搀起些，那么才好灌呢。”雪雁忙叫小丫头找块手帕子来，接过与黛玉围住两腮，把左手衬入项颈，略略扶起，将参汤慢慢灌下。见黛玉双眼微开，轻轻的喊了一声：

“啊唷，我走得乏了。”众人都说：“回过来了。”李纨便叫李妈和雪雁两个人把黛玉的装裹宽卸，仍换了随常用的被褥，叫他们都静静的等林姑娘养养神。当下点起安神香，一面端整汤水，小心伺候。

再说紫鹃，伤心昏晕，一魂出壳，渺渺茫茫，似无去路，只在沁芳桥、怡红院一带回绕。那时金钏送回黛玉来，见了紫鹃，问道：“妹妹要往那里去？”紫鹃应道：“我找姑娘呢。”金钏道：“姑娘在他自己屋里，你快回去罢。”紫鹃还要问